

张文初 著

# 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

——《存在与时间》前38节的思想

当尼采称像“在”这样的“最高概念”  
为“气化实在的最后一道青烟”时，  
他最终是完全正确的。

——海德格尔

张文初 著

# 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

——《存在与时间》前88节的思想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存在与时间》前 38 节的思想/  
张文初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218 - 07002 - 5

I. ①追… II. ①张…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 ~  
1976) —存在主义—研究 IV. ①B516. 54 ②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841 号

## 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

——《存在与时间》前 38 节的思想

张文初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杨志军

装帧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经 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www.gdpgfx.com](http://www.gdpgfx.com))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7002 - 5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1.625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3781560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第一主题词解读：Being 之思种种 .....                    | 001 |
| 第一节 Being：“不是什么”与“是些什么”与<br>“除‘什么’之外什么都是” ..... | 001 |
| 第二节 Being 是言说中的不可言说的经验 .....                    | 012 |
| 第三节 Being 是超越实体的当下性事实、事态 .....                  | 026 |
| 第四节 Being 是消解时代矛盾的哲学建构 .....                    | 040 |
| 第二章 《导言》三读 .....                                | 058 |
| 第一节 重提 Being 问题的必要性 .....                       | 058 |
| 第二节 现象学方法 .....                                 | 078 |
| 第三节 此在的出场 .....                                 | 099 |
| 第三章 此在生存的一般性解读 .....                            | 122 |
| 第一节 此在与生存：词义规定、“双重性质”、<br>定义内涵 .....            | 123 |
| 第二节 “此在论”的扩展性解读 .....                           | 144 |

|                                                     |     |
|-----------------------------------------------------|-----|
| <b>第四章 在世：此在生存的实际性</b> .....                        | 169 |
| 第一节 “在世论”的核心意义 .....                                | 171 |
| 第二节 在世的阐释：海德格尔的思路 .....                             | 185 |
| <b>第五章 本真性和非本真性：此在生存两种品格</b> .....                  | 262 |
| 第一节 “非常人性自我”和“常人性自我”的<br>对立 .....                   | 263 |
| 第二节 “非沉沦”与沉沦 .....                                  | 293 |
| <b>第六章 此在生存之“此”的两种原始样式：现身<br/>        与领会</b> ..... | 313 |
| 第一节 “在之中”、“此”、“在此”、“展开”、<br>“澄明”等术语的理解 .....        | 313 |
| 第二节 现身 .....                                        | 316 |
| 第三节 领会 .....                                        | 338 |

## | 第一章 |

# 第一主题词解读：Being 之思种种

《存在与时间》的第一主题词是“存在”。此著原德文书名是 *Sein und Zeit*，英译为 *Being and Time*。汉译的“存在”即德文的 *Sein* 和英文的 *Being*。汉语的“存在”不能准确表达 *Sein* 的原意，换译成其他的语词同样意义偏离。基于英语的 *Being* 可以和 *Sein* 对译，而一般中国读者对英语的理解相对没有困难，国内有些学者在言说 *Sein* 时干脆使用 *Being* 一词，放弃“存在”之类的汉译。本文认同这种做法，一般情况下直接说 *Being*，只在引用海德格尔著作（如《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语录时和其他特殊情况下才使用“存在”与其他汉译。

*Being* 是西方哲学中的经典术语。本文解读的是《存在与时间》中的 *Being*，一般不涉及其他哲学家对 *Being* 的阐释。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追问 *Being*，不同阶段的追问内容自然不尽相同。本书只就《存在与时间》中的 *Being* 展开探讨。在不影响而且有助于解读《存在与时间》中的 *Being* 时，本书也会涉及海德格尔在其他著作中对 *Being* 的言说。

## 第一节 Being：“不是什么”与“是些什么” 与“除‘什么’之外什么都是”

*Being* 不是“存在者”：这是《存在与时间》关于 *Being* 给出的第一断定，也是全书最核心的思想。在该书第 2 节讨论

存在问题的结构时，作者说：“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在者。哲学领悟存在问题的第一步在于”“‘不叙述历史’”，“也就是说不要靠把一个存在者引回到它所由来的另一个存在者这种方式来规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仿佛存在具有某种可能的存在者的性质似的。”<sup>①</sup>什么是“存在者”呢？海德格尔说，“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是物——自然物和‘有价值的物’”，<sup>②</sup>是像房子、树、山、星辰<sup>③</sup>这样的显现在世界之内的“广延着”<sup>④</sup>的物。“存在者”一词在汉语中可以用“事物”、“东西”、“实体”、“对象”、“什么”等语词来解释。Being不是“存在者”也就等于说 Being 不是“事物”，不是“东西”，不是“实体”，不是“对象”，不是“什么”<sup>⑤</sup>。Being 不是“什么”，因此，《存在与时间》不探讨 Being “是什么”的问题，不用英语 what is 的方式来追问。它只考虑：如何追问 Being？针对如何追问 Being，海德格尔在第2节中提出：应该撇开对 Being 本身的研究，转而从思考“此在”（指人）的角度

---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9页，德文版第6页。

②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页，德文版第63页。

③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8页，德文版第63页。

④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7页，德文版第54页。

⑤ 汉语的“什么”一般情况下指“事物”，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关于“什么”的解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修订第2版，第1011页。

来思考 Being。

“Being 不是什么”除了上面的意思，还包括另一层意思：对于 Being 不能够从概念上规定。《存在与时间》第 1 节明确认同 Being 的非概念性。关于海德格尔的认同，第二章将有专门的讨论。此处只简要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概念是对于存在者的规定。Being 不是存在者，因此，Being 不能被概念规定。

我们应该认同“Being 不是‘什么’”这一断定。但在认同了这一断定之后，能不能提出“Being 是些什么”的问题呢？应该说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存在与时间》本身对“Being 是些什么”实际上就有很多规定。比如，它说，Being 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一个不可定义的概念；Being 的问题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存在的意义已经以某种方式可供我们利用”<sup>①</sup>；Being 要通过对此在的阐释来追问；Being 总是在我们的领会中：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在描述、揭示 Being 的规定性、内容。就连刚才说的“Being 不是存在者”这一判断实际上也属于对“Being 是些什么”的说明，只不过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言说的。在《尼采》一书中，海德格尔还专门以“作为空虚和丰富性的存在”为题对 Being 作了 7 种悖论性的描述和规定。

《存在与时间》不正面探讨 Being 是什么，转而思考如何追问 Being。从逻辑上说，如何追问 Being 这一问题一定是以 Being 是些什么这一问题为基础的。如果对于 Being 没有一点领会，如果 Being 是绝对的“无”，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如何追问 Being？”的问题产生。既然这一问题产生了，那就说明 Being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Being 不是“无”，Being 已经“是

---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7 页，德文版第 5 页。

了些什么”，只是我们还不能说明这个“什么”而已。

关于 Being 问题的思考，海德格尔有这样一段论述：“只有凭藉成形的存在概念，阐释通常的存在之领悟的工作才能赢得它所必需的指导线索。借助于存在概念以及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明确领会这一概念的诸种方式，我们将能够弄清楚：变得晦暗的或尚未照亮的存在之领悟意指什么？有哪些方式可能或必然使存在的意义变得晦暗，可能或必然阻碍鲜明地照亮存在的意义。”<sup>①</sup> 此段论述告诉我们，对 Being 的探讨实际上包含了下述环节：1. 日常的领悟；2. 据日常领悟形成的 Being 概念；3. 弄清 Being 的领悟是什么。

上述三个环节无疑都包含了对 Being 是些什么的肯定。且不说最后的“弄清 Being 的领悟是什么”会告诉我们 Being 是些什么，就是前面的两个环节同样包含了对“Being 是些什么”的解答。此外，三个环节的构成还说明：相对于第 3 个环节，第 1、第 2 两个环节是更为基础性的；相对于第 2 个环节，第 1 个环节又是基础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存在与时间》的整个研究与写作都是以对于“Being 是些什么”的领悟为前提的。包括海德格尔自己认定的“Being 不是什么”这一问题，也都是在领悟了“Being 是些什么”的基础上形成的。

之所以在认同“Being 不是什么”之后，还会有“Being 是些什么”的问题，是因为两者在逻辑上并不矛盾。“Being 不是什么”的“什么”指实体、存在者。而在“Being 是些什么”中，“什么”不再是实体，不再是存在者，尤其不再是单一的存在者。“什么”只是指“规定性”、“内容”、“现象”。Being 肯定是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内容、现象的；既然有，当

---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7 页，德文版第 6 页。

然就可以追问“是些什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别也可以这样说，“Being 不是什么”是在否定对 Being 的最终归属性的回答，而“Being 是些什么”则是在说明 Being “如何”（how）。前者是下定义，后者则是“描述”。虽然后者就单一的陈述而言，用了“是什么”这样的句式，而且置入“什么”位置上的语词也带有概念性，但“是些什么”的陈述着眼的是陈述的“集群性”，不是其单一性；那些被放入“什么”位置上的语词的概念性功能也已经被弱化。一句话，“是些什么”的陈述不是在给 Being 下定义，而是在描述 Being；不是在指出 Being 等于某种 what，而是在显示 Being 的 how。著名哲学家波兰尼（Polanyi，1891—1976）说：“断言我拥有不可言喻的知识不是要否定我可以言说它，而只是要否定我能充分地言说它。”<sup>①</sup>“不是什么”作为对 Being 的可言喻的实体性的取消要否定的是它的“可充分性言说”，不是它的一定程度上的“可以言说”；“是些什么”之所以不被“不是什么”所取消，原因就在于“是些什么的言说”不是“充分的言说”。

由于不矛盾，“是些什么”并不否定“不是什么”；“是些什么”仍然包含了“不是什么”。“是些什么”只是对于 Being 的接近，对 Being 的近似的体会，是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确认，是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接触，是那种“遇之自天，冷然希音”“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司空图《诗品》语）的领悟。它不是对 Being 的绝对把握。

所谓“接近”、“近似的体会”，按海德格尔的三环节观念，仍然可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日常的领会，另一种是成形的概念。如果说海德格尔所讲的“日常的领会”更接近中国古人所讲的那种“意会”，那么，“成形的概念”在明晰性上

---

<sup>①</sup>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  
Routledge London 1958, p91.

自然有所提升。但不管怎样，它仍然不是对“Being 是什么”的回答。它只是一种“指引”，一种“寓示”。它不是对某个目的地的确定，只是对一条道路、一个方向的引导。

当然，反过来也应该强调，在海德格尔的观念中，“成形的概念”较之“日常的领会”重要得多。在早年，海德格尔曾说，生存的问题应由概念的刺骨的冰冷来磨炼。<sup>①</sup>海在这里包含的一个意思是：具体经验层面的内容应上升到抽象的哲学层面来把握。《存在与时间》的经验性内容因此应该由哲学性的问题来把握。海德格尔的这一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既然 Being 不可定义，何以仍要对之进行哲学探索？同样，这一观念也告诉我们：即使“Being 是些什么”是一概念性的提问，它也是合理的。

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Being 同时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Being 不是什么”，意味着 Being 的不确定。“Being 是些什么”则又意味着“确定”。这是简单地看。更深地看，两者又都各自包含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而且两者的结构相反。“不是什么”的“什么”是“确定”的存在物。“不是”则意味着“不确定”。“不是什么”因此是“用不确定来否定确定”。“是些什么”的“些”明确表明了“不确定”，而“是”一词又意味着“确定”，因此“是些什么”又是“以确定来否定不确定”。

Being 不是“什么”，是说 Being 不是存在者，不是确定的对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存在者总包含 Being，存在者总是由 Being（存在）造成的。存在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也就意味着造成存在者的 Being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物无缘。《存在与时间》明确认同阿奎那关于 Being 的普遍性的观

---

① [德]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靳希平译：《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与他的时代》，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170 页。

念。阿奎那说：“无论一个人于存在者处把握到的是什么，这种把握总已经包含了对存在的某种领悟。”<sup>①</sup> 在《尼采》中，海德格尔强调：“存在是最普遍的东西；它可以在一切存在者中见出，”<sup>②</sup> “存在是最常用的东西，我们在一切行为和一切态度中都得乞灵于它。”<sup>③</sup> 海德格尔在说 Being 的普遍性时，用的词是“一切”，它意味着表明 Being 具有绝对的包容性、渗透性。宇宙和世界归根结底不就是由存在者和它们的 Being 构成的吗？那么除了存在者之外，余下的一切不就都是 Being 了吗？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Being 不是‘什么’”、“Being 是些什么”两重言说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重关于 Being 的言说：Being，除不是“什么”之外“什么都是”。

Being 的“什么都是”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人类的实践生存中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后面将专题探讨它的意义。此处只指出两点：第一，既然 Being 是基本哲学主题和生存本体，既然 Being “什么都是”，那么，哲学和生存就不应该舍弃此岸、舍弃遍在的 Being 而去追求虚幻的彼岸或来世之类的东西。第二，“什么都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显示了 Being 的不可定义、不可言说。Being 的内容太多，用海德格尔在《尼采》中的话来说，我们是“在一种充盈中经验它们”。<sup>④</sup> 因为内容太多，因此没有语言能够对之加以言说。

---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4 页，德文版第 3 页。

②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882 页。

③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883 页。

④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882 页。

当然，Being 的“不是‘什么’”与“什么都是”这一悖论性的说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原因是句中的两个“什么”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指存在者，后者指存在者具体存在的情形，指使存在者是其所是的状态。正因为所指不同，两者才能够相反而又相成。总而言之，正因为 Being 不是存在者，Being 才能够除存在者之外“什么都是”。另外要说明的是，Being 的“什么都是”的“什么”在本质上同于 Being 的“是些什么”的“什么”。不过，两者也仍然有区别。“是些什么”是侧重从抽象言说的角度、从有限个体的体会来谈的。“什么都是”则是从 Being 本身无限的包容性、渗透性来说的。在抽象言说的层面上，在个体体验的层面上，Being 的“什么”总是有限的、可数的，因此，可以用“一些”来规定。而抛开抽象言说和个体体会的限制，Being 自身的包容和渗透就具有了无限性、不可规定性、不可数性。

既然《存在与时间》对 Being 的言说本身包含了“Being 不是什么”、“Being 是些什么”和“Being 除‘什么’之外什么都是”三个层面，既然“Being 不是什么”实际上是以“Being 是些什么”和“Being 除‘什么’之外什么都是”为基础而形成的，那么，从阅读的角度看，我们就需要提出、而且有必要首先注意“Being 是些什么”和“Being 除‘什么’之外什么都是”这样两个问题。这也就是说对《存在与时间》的解读要以“部分性逆《存在与时间》的方式”进行。

所谓“逆”和“要逆《存在与时间》的方式”，原因在于，《存在与时间》以“Being 不是什么”的观念为依据回避、搁置了对 Being 的直接追问。海德格尔放弃对 Being 的正面接触，转而思考如何提问 Being，进而转入了对此在的探索。海德格尔对 Being 直接追问的搁置同时忽视了对 Being 是些什么的探索。在其文本的直接层面上，海德格尔同样没有正面提出“Being 是些什么”的问题。我们所谓说文本中包含了对这一

问题的说明，只是以其不经意的叙述和潜在的思考为依据的。鉴于此，阅读就应该看到，海德格尔的写作是以“Being 是什么”的潜在叙述为基础、为前提的；就有必要把海德格尔的这一潜在叙述预先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本真地去阅读该书。

而所谓“部分性逆”就是我们同样不能直接去追问“Being 是‘什么’？”。我们只应该以“Being 是什么？”作为引导性问题去理解海德格尔的论述。前已说明，“是什么”的“什么”不是实体，更不是单一性的实体，它们只是 Being 所蕴含的“规定性”、“内容”、“现象”，是 Being 的如何，是与 what 相对的 Being 的 how。

“部分性逆”的阅读方式对于汉语思维读者来说尤其重要。西方思维决定了西方人对于 Being 有极为丰富的前理解。他们思考 Being 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种前理解蕴积深厚的结果。中国思想史上之所以没有提出 Being 的问题，没有就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原因也是这种前理解不丰富，相对匮乏。比较一下中西方最简单的问候语或许可以领会汉民族意识对 Being 问题的遮蔽。传统的中国人见面时会例行性地询问：“吃饭了吗”。这种询问体现的是对于特定事件的关心。它的重心在“吃饭”这一事件是否已经完成。这种对一个“事件是否已经完成”的关注按海德格尔的思想来说属于对“现成存在者”的关注。西方人见面时例行性的询问是：How are you? 该询问的意思是：你的情形怎样？状态怎样？询问的重心放在“具体的情形、状态”上，不是放在特定的事物、事件上；询问的是此刻正在进行的情形和状态，不是已经完成的情形和状态。西方的这种询问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就可以看作是对 Being 的询问。有趣的是现在通行的汉译把 how are you 译成“你好吗”。不能说这一翻译是错的。对于汉民族的意识来说，这一翻译非常贴切。但不可忽视的是：“你好吗”关注的是你的

生物性、功利性、伦理性现成状态。“你”是存在者；“好”是一种“已经形成的状态”；已经具备生物性、功利性、伦理性意义的规定。“好”作为生物性、功利性、伦理性意义的规定意味着“人”已经作为“现成存在者”被这些学科思考了、规定了；前于生物性、功利性、伦理性等学科规定的人的 Being 已经被忽视了。<sup>①</sup>这几方面合起来就意味着“你好吗”把“how are you”原来侧重于对“Being”的关注改造成了侧重于对“现成存在者”的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改变？显然是汉语思维习惯于这样运行。也就是说，汉语思维不习惯于在“Being”的层面上定位，只习惯于思考“存在者”，就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后希腊时代的哲学思维一样。汉语学界对 Being 这样的哲学范畴表现出隔膜、茫然、陌生，大多数读者理解《存在与时间》有极大困难，这些情形，原因也都在我们对于 Being 有先天性的源始性的盲暗。我们和海德格尔之间也许可以作这样的对比：对于 Being，海德格尔的困难在于言说，不在于领会；我们的困难则在于领会，不在于言说，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种感受过于丰富以至于让我们无法言说的状态。

就像海洋文明造就的西方人缺少传统中国人“父母在，不远游”的伦理情怀一样，我们先天性地缺少对 Being 的领会。不过这种“缺少”不等于“完全没有”。Being 总是存在者的 Being，因而总是在场的。这种在场在每一个民族的生存中都不会完全匮乏。汉语文化心理之所以缺少对 Being 的领会，可以从 Being 的“肯定性体验稀薄”这一层面来理解。本文此处不可能详细解释何谓 Being 的肯定性体验。此处只指出一点：在汉民族的生活中，Being 大多是以否定性和中性形态

---

① 参见《存在与时间》第十节“此在分析与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之间的界限”。

进入心理层面的。列维纳斯在分析生存的厌倦时说，厌倦针对的是存在（existence）本身。“我们在厌倦中怀念着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希望逃离存在本身。”<sup>①</sup> 如果我们对列维纳斯的理解没有错，我们就可以说列维纳斯以二战反犹狂潮中犹太人生存体验为基础而形成的对厌倦和 Being 关系的分析能够用来解读传统中国人乃至当下中国人的生活体验。“尘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在毛泽东眼中，这就是中国历史。我们难说这种描述是错的。“厌倦”导致我们逃离 Being。同样，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血腥”也导致我们逃离 Being。当今大学生群体和职场年轻人的“跳楼热”正在大写列维纳斯的分析：人们对生命的放弃实际上就是对 Being 的逃离。对 Being 的逃离自然包括有心理上的逃离。在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上“逃离”普遍发生，Being 就不被主体的积极性注意所捕捉，Being 就不会成为被热切关注的东西，于是，我们对 Being 的领会就少了，我们的思想家们也就没有把它作为重大的哲学问题加以思考的必要了。

正因为对于 Being 有先天性的源始性的盲暗，当下的我们阅读思考《存在与时间》就几乎完全是一种概念性的进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前理解”而进入，不是因为有了丰富的领会而进入，我们是在对 Being 的内容没有多少领会的情况下来接触 Being 这一范畴的。那么，西方人已经有的那种前理解，就需要我们自己弥补。我们需要补课：我们首先要努力去拥有造成 Being 这一问题提出的那种前理解，我们要想办法丰富自己对 Being 的领会。正是基于此，汉语思维的读者首先就要特别重视“Being 是些什么”的问题。

---

① [法] 列维纳斯著，吴蕙仪译，王恒校：《从存在到存在者》，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 页。

## 第二节 Being 是言说中的不可言说的经验

在科学的意义上，言说即定义，言说即是以概念的方式揭示被言说对象的确定性。就这样的意义而言，Being 是不可言说的。Being 的不可言说已从海德格尔一生学术努力的结果上显示出来。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追问 Being，言说 Being。漫长的学术生涯留下了浩繁的著作。但 Being 到底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清楚。

海德格尔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Being 的不可言说性。《存在与时间》扉页引述柏拉图的名言，一方面意在揭示该书所探讨的问题具有崇高的哲学意义，同时也在于暗示：Being 事实上不可言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柏拉图所说的“茫然失措”不是由作为领会者的人认识能力低下造成的，而是由 Being 自身的特性决定的。海德格尔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正因此，《存在与时间》追问 Being，采取的方式是：不直接讨论 Being 是什么，转而讨论：如何将 Being 作为问题提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追问 Being？海德格尔说《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Being’意义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要去直接发现关于 Being 的定义，而是说，要把 Being 作为问题置于一个能够加以探讨的领域。对此，海德格尔作了清楚的交代：“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Being’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遇。”<sup>①</sup>《存在与时间》的任务之一就是

---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 页，德文版第 1 页。